



从“老师”到“老师”

去任师兄的公司小坐,那天他刚好要审核一份合同,好几拨下属过来让他签字,我注意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:身为集团副总的任师兄,居然没有一位下属叫他“任总”,而是用了一个很低调的称呼——任老师。

这称呼颇值得玩味。二十年前,任师兄可是名货真价实的人民教师。任师兄当年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,学生会主席,毕业后却怎么都没想到被分配到老家一个专科学校,做了中文老师。

毕业后第一个五年同学会,任师兄特意自费印了盒名片,但想来想去,只有老师这个称呼感觉怪寒碜的,于是很勉强地加了个“系主任助理”。同学会那天,看看其他同学发的名片,不是老总经理就是编辑记者,任师兄捏着名片踌躇了半天,怎么都不好意思拿出来,最后只好推脱自己忘了带名片。

同学会回来后,任师兄再也不想窝在小城里做老师,于是发奋努力,终于考回母校读研。毕业后,他如愿进了一家知名媒体,在那儿一待就是十年。打那时起,任师兄名片上的称呼就摆脱了“老师”两字,而且更新很快,从最初的普通记者一直到主编。

之后有家新媒体公司以高薪和副总裁职位挖走了任师兄。更新称呼对任师兄来说是家常便饭,但毕竟是第一次在名字后面出现副总的后缀,而且下属和客户一口一个“任总”,任师兄表面平淡如水,内心还是暗爽了好一段时间。

做了高管后的任师兄每天疲于应酬,在各种场合都有人用热情得近乎讨好的腔调喊他“任总”,任师兄逐渐厌烦了这个称呼。偶尔跟一些暴发户打交道,对方还称他为“任老板”,这直白的称呼让文人出身的任师兄如鲠在喉,浑身不舒服。

有几位善于察言观色的亲信不再喊他“任总”,而是用“任老师”来称呼他,这让他心里很受用。当年让任师兄觉得寒碜卑微的“老师”这个称呼,用现在的眼光看,既不市侩又不恶俗,还能彰显出其学者型高管的身份,更能体现出上司与下属亦师亦友的微妙关系,简直再妥帖不过了!

在职场中,如果称呼得当,不仅容易跟领导与同事搞好关系,还能解决不少不必要的烦恼。有些办公室里等级分明,有些同事间却会用姐妹相称,有些办公室里人和人之间的昵称五花八门……对于前辈,叫老了惹人厌,叫小了不够尊重;对于晚辈,“小张”“小李”一呼百应,唤小名昵称又过于自来熟。职场称呼,真是一门高深的艺术。



称呼之尬

对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职场菜鸟来说,要想在错综复杂、暗藏玄机的办公室里占得一席之地,和同事、上司搞好关系是第一要素。而对于怎么称呼他们,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。如果张嘴后有闪失,轻了,对方不悦;重了,惹怒对方,长时间建立的好感烟消云散。

初入职场,母亲就叮嘱我一定要对人有礼貌,叫人三分亲,谁也不打笑脸人。我笑着说,这个不用教,这种礼数我还是知道的。没想到刚进办公室就闹了不愉快。

第一天上班,接待我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,一脸沧桑感,看不出真实年龄。于是,我按照坊间的叫法虔诚地叫了声“叔”。眼镜男瞪了我一眼:“小姑娘什么眼神?我有那么老吗?”看到他满脸大写的“不爽”,我知道自己失言了,想赶紧改口,但脑子转了几转,也没想出个合适的称呼。现在社会上对于不熟悉的人都称呼师傅,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,踌躇间我面带微笑低声喊了一句:“师傅你好!”听我叫他师傅,眼镜男直接怒了,用手指着我气呼呼地说:“师傅?师傅!还八戒呢!”看到他那样子,我也倍感委屈,眼泪都快掉出来了,支支吾吾地问了一句:“那到底能叫什么?”旁边一个美女看不下去了,拉着我小声说:“不知道称呼的就叫前辈,这个都可以接受。”

有了这次教训,我变得非常谨慎,在公司见到人再也不敢随便称呼对方,但是即便这样小心翼翼,还是闹出不少尴尬。

公司经理姓付,对我的工作能力很赏识,私下里不止一次称赞我是公司里的一匹黑马,说以后有机会一定得以重用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,我心中的感激自不必说,工作起来更有动力了。每次在走廊碰到经理,我老远就打招呼:“付经理好!”可付经理对我越来越冷淡,有时候在茶水间看到我迎面走来,竟然绕道躲了过去。我很尴尬,但又不知所以然。在我被调到下属一个更艰苦的部门后,一位老大姐给我道出了玄机:“人家是正经理,你天天喊人家‘副’经理。在官位的人对这个很敏感,你这称呼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”

一个称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看来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,职场称呼真是教科书里学不到的学问,需要好好研究,如此于人于己才不会难堪。



“表里不一”有风险

财务室的王姐情商很高,我刚进单位第一天就领教了,上至领导下至普通同事都称呼我“小马”,就她开口便和我姐妹相称,一句“霞妹”喊得我新人的局促感全无,“王姐”随口奉上。我心里同步打定主意:坚决和王姐站一队!

我们科长姓张,可大家都喊他“张书记”,追其根源,这尊称还是打王姐那来的:书记原本是前单位官称,王姐老爸和他共事过,一直喊他“张书记”。如今山不转水转,张书记就低到新单位,“书记”变成了“科长”。这让王姐纠结了半天,老爸喊他“张书记”,她可不能喊“张科长”,越到小字辈“官辈”越低,着实不妥;若叫他“张叔”,又有点将他变成“老张头”的感觉。思来想去,还是称呼“张书记”为佳。她一句“张书记”先入为主,大家也只好跟着喊了。

可偏有人看不惯这些,我们一群普通科员,私下聊天连“科长”都给俺们了,直呼他“老张”。

王姐风向摸得挺准,入乡随俗,和我们唠嗑时也跟着我们喊“老张”。

一次,王姐到我们办公室找科长要资料,门还没推开,便扯着脖子“张书记”“张书记”地喊。当时科长正嘴里叼烟,双手在橱子后面摆弄花草,没腾出嘴来接她话茬儿。王姐以为他不在,随口问我:“老张呢,老张去哪儿了?”

科长脸色铁青地从橱子后探出半个身子,王姐脸上顿时大写的尴尬。不过她毕竟是“老司机”,转瞬便冷静下来,抛出一句:“哎,张书记,你看到门卫老张了吗?刚才瞅见他进你们科室了……”

话音未落,门卫大爷抱着一摞报纸进来了,笑呵呵地问:“小王呀,找你张大爷有何贵干?”

咳,可怜王姐十几年积累的好人缘被一句“老张”碎了一地,把张科长、张大爷都得罪了个遍。看来称呼有风险呀,表里如一才是好同志。



小陈局长

小陈局长是我们单位的头儿,他其实并不小,年过五旬,官至正处,手下有百十号“兵”。

小陈本名陈征,小名和别名有不少,但都能与时俱进。小陈还是单位一名普通员工时,同事唤其“小陈”,或直呼其名,小陈乐得屁颠屁颠的。后来小陈成为中陈,同事喊他“表哥”或“老弟”,他将胸脯拍得“咚咚”响,一副侠肝义胆的豪气。再后来,陈征当上办公室主任、副局长,他的称呼又变成“老板”“陈万”“陈总”。现在,陈征终于坐上了一把手的交椅,可岁月不饶人,额上爬满了沟沟壑壑,在任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。都说女人怕老,可陈征比女人还怕老,谁喊他“老”,他准跟谁急。

今年九月,局里新考录一名大学生,姓张,人称小张。小张勤快,嘴也甜,遇到一把手陈局长,他很有礼貌地打招呼:“陈局长,您老人家早上好!”第一次,陈局长还礼貌地回应“嗯”“啊”。第二次,他理都不理,绷着脸,视而不见地走了。小张被晾在一旁,目瞪口呆,十分尴尬。

待陈局长走远,小张轻声地问老科长。老科长眯着眼,笑着说: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对陈局长称‘老’,人家精力正旺着呢,再多的事务揽过来也不嫌多,再干十年、二十年,也不显得老,你怎么能称‘老人家’呢?应该称‘小’才是。”

从那以后,小张遇到一把手便称“小”,左一声“小陈局长”,右一声“小陈局长”地叫。陈征听了,容光焕发,精神大振。

到了年终,组织部门来单位开展干部考核。年轻的副部长喊“老陈局长”上台述职,第一声陈征没反应,第二声愣了一下,第三声浑身一抖,灰头土脸地上了台,引起台下阵阵骚动。

从那以后,陈征牵拉着脑袋,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别人称呼他“陈局”“陈座”“陈老板”“陈一把”“老陈”或“小陈局长”,他都毫不在意,仿佛一句都没听见。

职场称呼

昵称变“腻称”关系也“烧脑”



众所周知,职场昵称是为了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,可若昵称起得没大没小,甚至过于“亲密”,人物关系就变得难以揣测了。

作为公司指派的创意总监,阿磊第一次与属下对话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不留神走进了动物园,“石总,A企业成立十五周年策划案还在花猫那儿”“河马说他胃不舒服,想让我代他请假”“袋鼠提议咱们部门换台打印机”“公司内刊的插画向来都是豹子设计的”……阿磊听得云里雾里,花了老半天才搞清楚这些昵称究竟指的是哪些人,更别提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了。

刚进外企的新人阿辰也遇到类似的问题。公司提倡“中西合璧一家亲”,彼此之间以英文名加姓氏相称。“安迪王,这是我们部门的财务莉莉张。”主管伊莎贝拉介绍道。阿辰半晌才缓过神来,原来“安迪王”指的是自己,赶紧掏出本子记笔记。没过一会儿,主管又介绍了好几位同事:“这位是文员詹姆斯陈,这位是设计师米雪儿王,还有这位是接线员瑞贝卡李……”这些昵称完全抛开职务不提,听起来似乎平等又亲近,还上档次,可真要从判断谁和谁关系比较亲密、谁更有话语权,那可就不简单了。

令阿芳纳闷的是,那些整天称呼自己“亲爱的”的前辈,在评先进时居然说跟自己不大熟。“亲爱的,能不能帮我印一份文件?”“亲爱的,帮我去楼下拿份外卖好吗?”“亲爱的,我的包包能不能在你这儿存一下?”部门的前辈平日常总喜欢一口一个“亲爱的”叫她,刚开始她听着可开心了,以为大家都拿她当亲妹妹看,可久而久之,她发现公司里好多人都这么互相称呼。原来,叫“亲爱的”并不代表关系好,谁亲谁疏还需要从肢体语言、语气语调去谨慎判断,颇为烧脑。

职场上,千万别被那些腻歪的昵称给蒙蔽,“亲爱的”也许只代表我认识你,却未必知道你姓甚名谁;“老板”不一定是老板,可能是跟自己平辈的同事;“老王”“老李”也不一定是元老,或许是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半熟新人……判断职场人物关系还需多动脑筋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正道。



当职场遇上亲戚

世界很大,单位很小,保不齐就撞上亲戚了。这件事比撞衫尴尬多了,见了面都没法称呼。

我们领导刚调过来,就有八卦同事爆料,新上司居然是老任同志的亲外甥。大家笑说,这不就是现实版“打着灯笼找舅舅”嘛。

自从外甥领导一来,老任驼了好久的脊背一下子挺直了,打了鸡血般整天在楼道里踱步。时间久了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这下可难住了领导,打个照面,张口结舌不知叫啥。叫“老舅”吧,这堂堂一把手,一下子找不着存在感了;叫“老任”吧,这以德为先的好干部,对长辈都不尊敬,还能作表率?领导也够机智的,掏出手机就“喂喂”上了,点头笑笑一闪而过,留下一脸窘相的老任独自兴阑珊。

后来,估计老任在家庭会议上讨论过这事了,忽然就变得低调了许多,不但极其注意减少和领导打照面的机会,逢人聊侃也不再“俺外甥俺外甥”地叫了。

老任和领导毕竟是上下级,见面机会少。若亲戚恰好是同一部门,工作交集极多,这称呼听起来着实别扭。

赵姐是我们单位的老同志,进单位10多年,性格出了名的风风火火,快人快语很是爽快。可自从从小赵考进单位以后,她忽

然少言寡语起来。特别是和小赵共同干活时,商量个事情也支支吾吾的。小赵也尤其奇怪,请教赵姐时,连个尊称都没有,说话没头没尾的。

和赵姐一聊,才知道这俩人是亲姑侄。赵姐郁闷地说,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,小赵如果喊她“姑姑”,怎么听都不合适;要是学着大家喊“赵姐”,岂不差了辈分;再者和老同志一样喊“老赵”,又显得没大没小了。索性,她和小赵商量,单位没亲戚,干脆啥也不叫了,凡事开门见山,直接谈事,连称呼这道程序都省了。

赵姐和小赵,老任和领导,毕竟是血缘至亲,凡事好商量。老田和老贾的关系就十分尴尬了。

老贾比老田早工作几年,又年长几岁,但老田是中层领导,所以,平素里老贾总得尊称个“田主任”。可这风水轮流转,老田家儿子和小贾家女儿初长成,俩人从相识相恋发展到谈婚论嫁。这种由上下级变成亲家的关系绝对是剧情大反转。掌握女儿喜怒的老丈人摇身一变“身价”高涨。这再碰到老田,还叫什么“田主任”呢,直呼“老田”吧。

当职场遇上亲戚,那亲戚就不是亲戚,同事也不是同事了,还称呼什么呀,直接略过。



如何称呼是个技术活

说起职场称呼,先来个笑话。

朋友小苏到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,经理叫她送份资料给“杨百万”签字。小苏不知道“杨百万”是谁,到了办公室,推门就问:“杨百万?谁是杨百万?”有人答,“我是”。她把资料往人手里一递,这才注意到屋里其他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她。回去后,她跟经理嘟囔“我哪儿说错了,他们那么看我”。经理听完过程,目瞪口呆:谁让你直接叫“杨百万”的?原来,这“杨百万”是大BOSS——厂长,当地赫赫有名的明星企业家,因曾创下年利润百万的业绩而得此绰号,人家本名不叫“杨百万”。

经理笑骂小苏:“你就不叫个‘杨总’?哪怕叫‘杨经理’也好啊!”

好在“杨百万”这明星企业家不是徒有虚名,人家气量大,没为这点小事给小苏穿小鞋。

我刚参加工作进国营单位,老爸就拿小西的例子对我千叮万嘱。话说,小西刚进厂实习,见大家都对一个上年纪的工人直呼其名,他也连名带姓叫人家。这工人跟别人都不计较,可小西一叫他,他心里就不痛快。他当面不表现,私底下把小西车好的工件拿去多车一刀,尺寸就对不上,导致小西几次在领导面前挨批。要不是有一回这工人酒喝多了,说了自己给小西使绊子的事,小西恐怕一辈子都不长记性。

这都是20年前的事了,转眼间我也换了好几家单位。记得在前一家公司,听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员工称呼一位大姐为“黄姨”。我吃了一惊,还以为她们是亲戚,后来才知道不是。估计是这丫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位快退休的大姐,便自创了这个称呼。

职场称呼说起来真是技术活,职位高的,叫某总、某经理还好,职位一般的,只称呼职位又容易显得生分。我在外企工作10多年,跟老板、上司、助理之间互呼英文名,感觉上是平等了不少,却少了相互不尊重的嫌疑,但一个个黄皮肤、黑眼睛的中国人也拿腔捏调地互叫英文名,总有些不伦不类。

最近两年,我对如何称呼掌握了一个诀窍:见人多叫几声“老师”。一能把对方衬托得有文化,二能表现出自己的谦虚和有修养。不信的话,你也试试?

《聊客》

欢迎那些充满智慧和调侃的文章、那些妙趣横生的观点、那些个性化的语言,篇幅以600-800字为宜。新鲜作者请联系我们——

QQ: 235607346
邮箱:lbwkliao@163.com

